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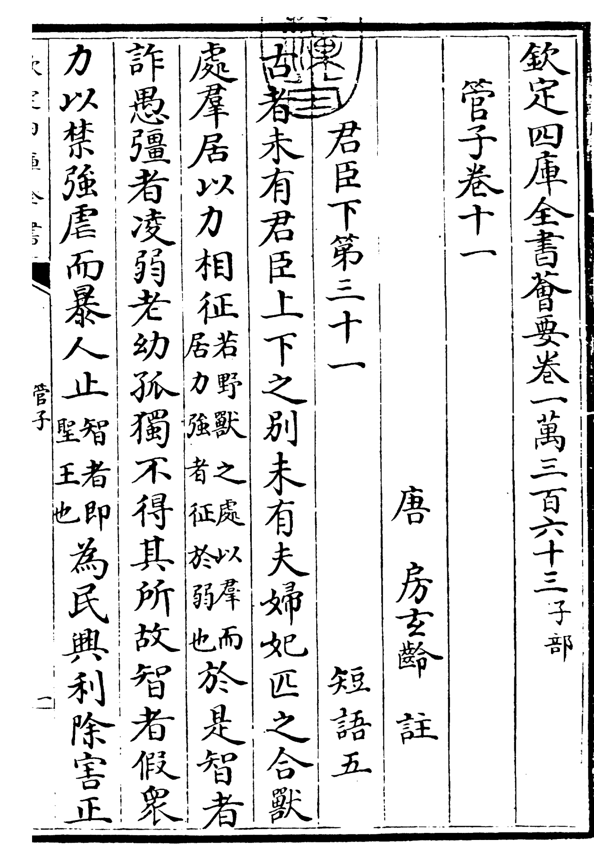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管子卷十一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六十三 子部

管子卷十一

唐 房玄齡 註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居力強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彊者淩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智者即聖王也為民興利除害正

民之德正人之邪德而民師之師智者也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術德行者也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出故莫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無姦僻之事始見於人心則人無不道矣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既反道故以正其善惡之物處其背理之違則為是非者自分矣是非既分故行賞罰以當其功過也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貴賤之禮故國都立也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貴賤成禮方乃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則君不足貴致賞則匱致罰則虐罰而

無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故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不信也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享燕傷謂喪祭也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物親也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謂洪範之八政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裹裹謂財貨所苞裹而藏也貴之以王禁禁令行然後知常者之可貴也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

道其道則至君得名道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揺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揺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勢喻人懐德而來畏威不去者也故德之以懐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内束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古者罰刑或令出錢帛也一畝之賦盡可知也賢人為之視聽故無不知治斧鉞者不敢讓刑讓猶拒也當其罪不敢讓刑也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當其功故不讓也墳然若一父之子若

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墳順貌或刑賞之莫敢違逆若子之從父家之從長如此者禮義明也故天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則賢人隱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所歸故百姓不用也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百姓不用則天下無邦將何至哉故曰德侵則君危君德見侵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過不明故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令侵則法不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辜受戮故百姓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冀幸之心矣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

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謂凌駕於君騰至則北騰至則摧降故敗北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悅之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則故施之四危也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偽止遂達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隅要謂遮止之也言能止淫佚別男女則雖先通亂令能隅阸也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之所有也民所君也民者

已之所君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已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不務三則餒餓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巧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剛漸以勝之其終或至於篡殺故曰阿而勝之也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

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給上之役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偽詐之人不敢試也不敢為非以嘗君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用此道以正人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蠱人主遂行

請謁所請既從外貨游說為姦愚者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者必思貴常伺君以興禍故謂之伏寇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諂君以得意故曰不能食其意也刑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故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其勢不能侵君之勢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黨者誅之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游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也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絫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絫

(會其事者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乃為急故能取威也)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之為緩故能惠人)威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之賢故曰易賢不肖也)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用人財力上以陷主即於下以為勞)兼上下以環其私(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材力上下之利皆用遶身故曰環其私也)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者危

矣勢既淩君故爵制不能加也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則是侵君之賞奪君之富實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說妖妄之言以惑衆如此者欲脅君也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出行者將欲幽君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以為主其不能通但寵貴之者可以為從謂臣也言臣主數因此通而立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

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行其事是令人為之而不自預此謂君也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百姓百姓勞其身供上之役也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其明而理職位以刑役心刑法也君則役心以出法制也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量可不故進退也而刑道滔赶滔謂充赶謂逡巡曲也設法有當不故有合成也進退者主制君心進退所以主為制令滔赶者主勞君臣之道主得制者其事必有方有圓也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圓謂君道也圓而不滞必運而無礙通者必暢故和之也方者執執者

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方而有常故執而不舍則固固而不妄則信也君以利和君道和則利也臣以節信臣則守節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成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必正然後德明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於己既不失於人必不妄如此者從理故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本也有失於人必修己自責如此者反其本也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求己多者必進德修業故德行立也所求於

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求人者少必薄賦斂故人輕於給也）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故紀要天時務全人力也）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發興地利足於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所用輔佐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理則人重生故人皆以養其形而牽繫於衣食之利也）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用法止也）君子食於道

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力不同故曰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必有勢然後有所立事無為也無所生必有為然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人復無所立生故國平而姦省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不審則無所食也義審而禮明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義倫等不踰雖有大夫偏獨出伏罪而怨不敢有幸亂心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必得時然後生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民流通則迂之人太流蕩

則迂屈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而成體頃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行之官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

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不令逐而廢之故不傷義也禮私愛驩勢不並倫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雖驩之超異可也餘子之勢終不得與之並倫也爵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復尊異必須行之以禮也選為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所立之嫡必選其都雅佼好者又以美衣麗服覆習之章表旗幟旌異之凡此皆所以重嫡子之威也然則兄弟無間郄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

兄弟和故讒人無所作其讒矣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德兩兼勞法獲美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俱得其事既周然後舉用之既用之尊勢而明信之也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諰君明相賢必從說如流故無諫死之忌也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各得其所故無怨望也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慝姦惡者也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位不以無德之人為類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弇勞不以傷年有德者起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德掩勞苟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

少為之傷也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必賞用之故人不以苟生為幸也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眾亂也四者無別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別也王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為國之機臣下陰為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故失其援也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

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言積妬紛然所以亂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強弱相淩故亂也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已德之長而不相讓則亂也中民亂曰讋諄謂以智詐讋恐諄質則亂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匱故亂財匱生薄財不供則禮義息故薄也讋諄生慢不重淳質而智詐恐讋之此其慢也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簒君弒主能為大變也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偪近者而刑殺之如此則黨偏妬紛之變息故內定

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其務農也則國豐矣三者各稱其所順故國豐也審天時天時各有宜也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繡文刻鏤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令得職也則小民治矣工稽之以數謂工欲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數以命之也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什伍名以徵之也近其罪伏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罪以權伏之所以固供者之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師以遂之也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舉其功過而考察之如此則皆反其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

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其功則其材能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莅衆以立風化其材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也若此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故士反於情也

小稱第三十二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無患人不知已也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人猶知而取之況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是以我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為人必知而名之毋有過而妄命者也民之

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不可以遁逃]以為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已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問家則左右佞媚者善掩其過而飾其非也]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其過善故畏之]操名從人無不強也[謂君自行善持名使之延譽故強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去人善可稱故弱也]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過惡日聞人共畏之故棄其地而走也]故先王畏民[無善名則棄之走故畏人]在於身者孰為利氣與目為利[氣也]

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見其運為功用莫大焉故最為利也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聖精而又神託而行善則譽滿天下故人重而名遂也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濁而不神所行皆惡用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可愛且不能為我能也託氣既濁雖令人愛猶不得美名況於惡之乎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嬙施雖美而面有怨氣亦不能為可好喻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以求美名

又可得乎喻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皆行惡必無美之名也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更有餘忌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洫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虛之短虛者人之所好故或續之或實之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成湯罪已故人不罪之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桀紂罪人故人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稱身之過即是謙受益也治身之節者惠也懷智之人然後理身節故曰惠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歸之於人如此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懼而修德也有善

而歸之民則民喜民得善故喜也往喜民善往則人喜也來懼身過來則懼身也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已耳聞而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已目見而感則身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彀謂射質棲皮者也感謂深得其妙有應

於心者也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人內外盡善感之於人也

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恭遜等以相迎接也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有何失乎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為不遜身尚不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理天下更不須益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之纔可足耳亦不須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

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治亂有恭遜敬愛則理無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敬愛身之粉澤也在身則榮去身則辱也故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戾凶暴苟以恭遜敬愛化之可使生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結固苟無恭遜敬愛化之可令生惡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遜敬愛則愛無之則惡名者使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遜敬愛可以變化愛惡榮辱名物之善惡如天地之生殺也故先王曰道道者貴變化也作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

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

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閒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必發揚之也蓋虛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為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改復本情未有能終為意也言三士之忠皆偽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巫善令既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兵妄征伐無使療之也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

有悖乎四子既遂而有四闕故以管仲為悖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圍之故不得出也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行旅十日不得通也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書於策謂用此七百之書社降下于衛也食將不得矣作亂欲公之死故不給之食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見者遠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

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絶幭所以覆軨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户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以掩屍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户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奉尊者酒祝令增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

危矣

四稱第三十三　短語七

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言己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藏今何勞辱君令而使己言之乎　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

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令以忠誠收聚而賙恤之令其大富也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内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德其或以制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為法式乎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

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合於美道修而行之自可為理何須聞於惡事乎以此抑桓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緣繡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旁與之近也有家不治借人為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其

昏闇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為生不相統屬故無朝處也)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不分善惡也)衆所怨詛(詛祝之也)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敎其婦女(唯與婦女為敎從也)獠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接遇諸父惟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輮曲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削其民以為攻伐(反以削生為伐功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

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
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
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知
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
能於國家及其發又普徧之也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
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
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
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

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賓事左右執説以進不蘄亡已執佞説以進於君專固寵位無求去也遂進不退所謂知進而不知退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寵必能鬻其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未必能貴其爵位但尊其貨賄而已進曰輔

之退曰不可進於君則言己能為輔弼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我由斯之人不肖故君有敗乃更推過於君云此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小人所忌者君子故其羣處常有陷賢之見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敬恭之心反欲規利若求貨然見賤若過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蕭然不顧若行者之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由而事己與之交也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鬬不彌人爭其人見爭則恣令鬬無彌縫之心唯趣人詔人有制命不問可不則向而順之言其接訣湛湎於酒行義不從從順也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或其君生奪之政生猶奪政況於死後乎

保貴寵矜懼寵而矜夸者則保依而貴重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而損弃之捕援貨人其所捕追而援引者唯財貨之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同國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用黨而駢並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奉身自潔推過於君也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

桓公曰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闕　　短語八

管子卷十一

管子卷十二

唐 房玄齡 註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而今浮故不同也可與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政誅其不法以復古借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借帝借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

此亦言非有出人之道脩古而已混同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弊竭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天下平有時而賦曰良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不相及也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來者所求足故也故卿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屨以恥之可以當死刑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稽考也罪滿而斷則從

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應斷足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為慎審也罪定者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乎時爽故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載生也令地利既重人之生植穀物君則從而毀奪弊盡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既惰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自用而實皆歸於上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之域則佶堯以前為然也大昬也博夜也夜謂暗昧之行也令人主至於大昬者則以博為夜事故也問曰興時化若何謂度時興化其理若何也莫善於侈靡也侈靡謂珠玉之用管氏以為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共貴之君若不重不重則強者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興化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

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有實謂穀帛可賚而賤之無用謂珠玉可賤而敬之若此則人之賢不肖可刑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賚之如常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賚之賢人賤之令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賚末業若此者可謂務本之始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珠生於水而有光鑒故為陰之陽以向日則火烽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玉生於山而藏於山故為陰之陰以向月則水流故勝水其化如神言珠玉能致水火故曰如神也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賚而賚所賤粟米可賚而賤之珠

王可賤而賚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賚而藏之則利積於強智雖務鰥寡獨老無所與之令藏之者所以賑貧乏故為均之始政與教孰急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訓誘以感心用二者何先也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標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高置且遠能生人之悲心喻教者憂人之不令見其戚容人亦為之傷悼之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鴅然若謞之靜藹油潤貌鴅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謞躁之人亦皆恬靜喻教者灑之溫辭而強梁者亦能感服之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意既動則自怨而蕩搖自怨而蕩搖則從

教若流水也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夏雲之順遣故其人使人思之人既思之則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備此二者然後可也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秋雲始見而哀憐之又若夏雲之起而潤悅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肖無不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既從聖化人則敬而來待愛而後使尊衛其君若樊落神山設祭而祈福者也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與不肖皆教而使之則不得不化也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則人無所犯故於為政少用為則也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全能去則而使人斯太平之先兆也用貧與

富何如而可問貧富之中適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故不可使甚貧不知恥甚貧則濫竊故不知恥也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遫竭平而不流謂水也停水無源必速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遫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雨必遫已上二事為下有比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為政者愛威以為本也而無親則流但行汎愛無所偏親則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辟左則有為用者不為用者辟循言有中不中此但為怨兆而已親之無益也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其役用之不以度此者或能懷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如而祀譚次

祖犯詛渝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及次祖更有犯詛渝盟傷言之罪敬祖禰尊始也祖禰人之始也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欲為整齊要束之信所以論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雷震電耀為威為政者所取則故威不可弛之也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尊始論行論威為政者所當行德薄之君皆囊而藏之故有敗亡之禍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為政所行也遵而勿失故可以王也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何如也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忌威之序故明之然後可以立功名也辯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戚親

也貴珠玉以賞士故士可親也君親自好事謂好為政之事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以斷是非仁以好任所謂悅以使用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為政以順年之四時令也百姓不夭厲厲殀疾也六畜遮育五穀遮熟遮猶兼也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全可用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若俱賢則不可得而制難以王矣俱賢若何問之曰忽然易卿而移黜不肖立仁賢忽然易事而化去故取新變而足以成名革變舊弊故成名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名故民勸勉之也慈種而民富流慈以勉種故人富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應天順人者也故與物俱長也故

日月之明所謂與日月齊其明應風雨而種風時雨若則君禮不失故也以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人者德苞天地首出庶物有生莫能踰故曰人之良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地之化此非天子之事民變而不能變是棁之棁及之傅革棁柱也革皮也棁之傅革則外革而內不革也令人變而君不能變亦外革而內不革之類故取喻焉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人有輕君之心故不服也民死信人無信不立故死在信也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化則利竭故死請問諸侯之化弊弊謂久行而無益者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以家習不革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

則當革也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虎豹皮故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為幣故用功力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以充甲兵之賦令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贍願然後可用也令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既乏於衣食則君之不能用也傷心者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則傷心矣傷心則無聊而苟且故不能致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而罷之而雕卵然後瀹以灼

反之雕橑力道反然後爨之皆富者所為也橑薪也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趨丹穴而求利故不處也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則重并貧者而為之也此百姓之息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百姓既為富者所兼則怠於作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為之畜化用令欲為此畜貧富之法當變化富者之用也其臣者予而奪之謂臣富者令欲化之使貧或先少與而後多奪之也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費用然後成其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令得富且取其物終之也父繫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伏而破產以贖父也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名而無其位以驕此人令有所費用也

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貯物以射春秋之利令則官自收而消也有雜禮我而居之或有費用財物雜禮於我若此者順其意而居之時舉其强者以譽之富而又强則為之作聲譽或令其有所統率强而可使服事服行也强者服事事必成辯以辯辭其有辯明者則令辯繁辭智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招來而請謁也廉以摽人富而清廉則使為人摽式堅强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君能堅意强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其德又可以分其上之任故位輕者也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郄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流移而徙之斯亡國之郄也故法而守常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守常故而不革也尊禮而變俗流遁之俗則當變之上信而賤

文文虛而寡用故賤之好緣而好駔子朗反緣即捐也駔馬之壯健者怯惡者必亂故弃之喻姦人之雄亦亂國當絶此謂成國之法也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冥也順其性欲必敗亡若能反之然後有成可與之親也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鑿則有功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則有功也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故也死教定而威行致死則莫敢當其鋒故威行也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此則含陰於內發陽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情盛則神滅也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故化美也變其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美也不能兆其端

者菑及之來事之端不知其兆者常失於幾故災及之也故緣地之利也緣順承從天之指指意也當承順天之意也辱舉其死辱猶逆也逆地天以舉事則死也開國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言則辱可閉也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知能順地之利則能參天地之吉綱承從天之指者動必明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事故與失人同也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擁故其道必行也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也奈其斝辱亦既有辱當奈之何唯有報斝爵祭神以謝過耳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斝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者操牲及珪璧執斝爵以禱神而謝逆

舉之罪也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家雖有小損因此小損以勝大災負其中辰其外既以謝過又當負中心無所專固有善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辰時也而復畏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己者則當長其謙虛之心而敬畏之也而物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信又當視其中情以驗之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敎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衛而誰敢敎者事至於此如何救而可擇天下之所宥謂不為天下之所疾者擇鬼之所當謂為神所福助者也擇人天之所戴謂為人所戴仰者也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賊無若我何故安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謂寇賊既時強弓又

執短兵列陣而立以攻齊國若之何禦之此亦公問之辭高子之名而舉之高舉其名則歡悅也重子之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不避危亡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儼則疎之毋使人圖之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課厲而無所顧望啟寵納侮使人圖之也猶疎則數之毋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疎已者則數加恩義以悅之無使人見怨陰謀曲求已隙者也此所以為之也撫人若此可以禦工強與短兵之寇也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臣富有既臣且甚大甚大則逼君故將反為害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其小能則察知其大欲為此事如何亦公之問辭也潭根之毋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深根不可

伐大臣根黨盤亦未可卒誅固事之毋入既未能誅且固事之無得入同其惡也深黚之毋涸黚謂探其深情常令見之無使涸竭也不儀之毋助儀善也彼為不善無得助佐之也章明之毋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知之無使昧滅也生榮之毋失謂生篡殺之心若草木之生榮此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言之善不如此一言也雖凶必吉忍而容之屈而事之凶也惡稔易誅吉也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滿積其財以無事之時收積至時散其積而用也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多醴財有所散因其散而收之千歲毋

出食此謂本事雖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也外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縣人有主縣謂繫屬也言欲繫屬於人必有所主主於財人此治用官既積財人則於官取之以理其器用也然而不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翻乃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共積之工雖積一分下亦積一分可謂利無常也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以利為寶之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則從而歸之也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無利而不通則國亡也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變故也觀而移變之視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等謂率而

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不任作役若此者使之率興利之人而齊之也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之名者則擇之使為興利者之長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已財乃彌積故為國紀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則無獨與之名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衆共言此人有名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可以至於承君之酢報也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今反自先之是為自犯其過也後其民者之為自贍人能興利亦當先之充國今乃後之是自為其贍不憂國也輕國位者國必敗輕國位則有散居之心故國敗也疏賢戚者謀

將泄疎賢戚則有外顧之意故謀泄毋仕異國之人是為失經異國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也今而仕之其心異此謂失國之經也毋數變易是為敗成數變易則事緊而無功故曰敗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為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為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物不兩盛故臣強則國消也三堯在臧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囂亡乎雖使三堯在臧但懸其物而不散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亡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樹福則國從是囂敗而亡乎囂即輿守也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譚延也雖堯守藏不施必亡猶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其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不平令苟下不

治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令既不平令雖下而不理者也高下者不足以相待自處其高欲下待上必不待之也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也此謂弑君之事其事既立而後壞如此者何也即以德不素積故也民已聚而散何也人不歸無道故輟安而危何也神不祐故也皆謂篡弑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者兵不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近然後遠者來信也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略禮謂不繁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遠則合之若此者則可以立功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自疎國之宗族漸以至三者若此則兵皆逃遠無兵則威息故不畏也國小而修大仁而

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不量國之小好修遠大雖復行仁不遇其利而猶與他國爭名是必自累者也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強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好自勉以聚力欲兼他人之強用此以禦危害如是者先難聚後必散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大王亶父為狄所攻乃去豳之岐杖策而往百姓曰仁君也不可失扶老携幼而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言太王雖有衆不恃但自恃其德故百姓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利之遂至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疏慼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疏己親好交外人雖企慕於仁而所謀多泄漏既賤且寡好為迂大凡此皆危敗之道也衆而約約謂與衆為約束也實取而

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言更成遜讓行陰而言陽於行實為陰密在言更成顯陽利人之有禍謂因禍而生利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言乃為無患吾欲獨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問獨有之何如自衆而約已下公問之辭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令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亦可行求於令然利散於下人則察而知之置之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可以行放置之言也公曰謂何問所以行之長喪以䵒其時䵒黯也居喪者毀厝之息謂增長殯居喪之禮使人皆䵒黯之敗也重送葬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憍慢則不及事由人習為精厲庶事不怠故能起身之財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來

生親無絶時故曰合親此謂衆約人皆親教之重葬可以起財故曰衆要之也問用之若何問用衆要巨瘞培所以使貧民也瘞培謂壙中埋藏處深暗也貧人雖無財而有力故教之巨瘞培以役其力也美壟墓所以文明也壟墓高美文明而不滅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人習為棺槨則增長木之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習為衣衾則增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次浮也謂上之理猶有不盡也次浮謂棺槨壟墓之外遊飾也有差樊樊蕃也謂壟墓之外樹以蕃其制尊卑之外此壟之次浮也有瘞藏謂古之樊者或藏以金玉或以器物此棺槨之次浮也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方喪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火鄰里為食以相飼如此則遞相銜親恩情

結閭至於守戰之時必誠力齊歌而不能當之矣

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 流移也俗禮殊異則人各得其所安故不流移也 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覿誅流散則人不眺 丘大也大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流散於其鄉則誅之令其覿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所而歸之 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 皆令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謳吟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或有稱舉號詠於他鄉者皆誅之凡此皆欲留止人俗不令轉移 斷方井田之數 謂分人之地每斷定其方而立之田數屋三為井也 乘馬甸之衆 每一甸之衆數賦長轂一乘馬四匹謂之乘馬十六井曰丘四丘為甸 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 每大陵深谿皆有靈馬立鬼神之祠

使人祭之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也人之大小皆各有材能多者食衆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別為食數凡此皆重人本之事也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不修祭以餘地與飼也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從次當受封者艾謂滅削也言修祭之君受地與他謂同故曰若一者則削滅其地與次受封之君也君始者謂始為君者也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受君者彼或不與從而殺之彼或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于始封者令與先受封者地均若一也從者艾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王事者上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故艾取他國之地與先者均齊若一則止也上

事霸者生功言重本言諸侯既受地分則上事霸主隨政命以生立其功凡此皆為重本也是為十禺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禺猶區也十禺謂十里之地每里為一禺故曰十禺若他國來分明勸勉而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後官禮之司言國官禮各有私昭穆之離離謂次位之別也先後功器事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各定其先後之差也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享祭之禮也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殊各令死其本事也食功而省利勸臣飼其有功省其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操大義而主斷不可顧小利而移也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官爭理職則國治故君名聞於

天下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上為儀而已非能有所益故君臣掌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有故使臣攝之事亦無曠故曰君臣掌也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曰上下均也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令主人雖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無益既不賢則動皆違理故茲適於危上賢者亡謂空上之而已不能用之也而役賢者昌從賢則功成故國昌上義以禁暴義者所以除去不宜故禁暴也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以敬始封之君也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君而有親疎之殺凡此為主之重者也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為行祭至明而置之欲人不知

也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毄饋常禮退朝常毄饋而食今不然故致怪之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不毄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馬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盡理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

無豫於外政故不明於致諸侯之理自吾不為汙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汙殺言然人必有所許殺染戮者所以伏遠而來近今既為人雖織不為已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桓公立威以服諸侯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服者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何能用之堯為匹夫不能服三家即其事也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其事也故道謂先王之典刑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摩故道以成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者邊鄙之邑必苞苴財貨好遺朝以市權利也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鄙輸貨故貧其取半反也其物莫知盡入於市以市人不虛取故鄙人不虛與故也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

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勸而不怠故能起本也善而末事起不修本事不得立修謂饒多也末事不饒多農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服用必待賢能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之長無人為之千乘有道不可修也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不可修營而伐之也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讐之鬼神怒之雖其旅若林莫不倒干自伐故無有伐而不得者也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野戰城守則固而攻之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紂人茍且雖有千聚之夫不立一社以統之如此者為攻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

之事也萬諸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引於人人必不聽此言三者賚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制之若此者必不能王也

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緣順故常修理法制為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共謀要殺君子之不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為替者為此道也

有公曰何若問何以獨取夷吾也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同故取也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危亡可立而待其享祭鬼神之禮又不能明也囊橐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橐之食遺人不求其報所以明厚德也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顧其沈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其

報曰沈得報曰浮或曰祭川曰沈浮也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期人則率服皆順從也故為禱謂先人禱神祈福祥朝縷綿明輕財而重名縷帛也言每於朝置綿以賞賜所明者輕財而重名者也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所謂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其遇危難則智謀變而通之詩所謂予曰有先後者也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則悅而爭依於己十則從服若財十倍多彼則服而從之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意故可以成功而觀者莫能識之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言人心期以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於以名前所服之人則臨之以為君矣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防

禦邊境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敵同都日有變當應機而動故不可以常智亂故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變者應機未發且當術常而伺之今人未當變而輒為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故曰是為自亂也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諸變則四變也謂參驗知其委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險之處樹立其表使遞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備食以給之也內外相備以外拒寇以防內內備食以給外故曰相備也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種穫尤為農要此二時而有戰但經一日

敗費千金故為國者必當稱本而動也侯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

邊之辭侯人謂謁侯之來入國者侯人入國或伺我㞕賓覘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

也行人使人也若何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意成故能為國內成事者也使能者有主矣

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所主者欲成內國之事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

實無萬世之實不能成萬世之國也必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以動者也無使

其內使其外應內而外失外情也使其小毋使其大弃其國寶應小

而失大事之宜大臣國之寶也今非理使之故曰弃國寶也使其大賢一與而聖稱

其實使其小可以為道（謂使其大臣當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如此則舉輒有成能立聖人之功謂稱其寶矣）能則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專則功成故佚樂也）椽能踰則椽於踰（椽猶梯也謂鑿椽以為梯凡欲蹈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不能踰矣然則踰因梯而踰矣此喻成功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遂而名立也）能宮則不守而不散（宮謂防禦之國四國也能有四國之宮則不有寇難若無宮直欲守之其衆必散也）衆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衆必能為之長若不能長之豪傑之人將來對已以雨雄角兩雄之道也）君子者勉於糾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稱故但糾察人不為人所糾）非見糾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

以能相慈者輕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生矣今輕自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乎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必操君實也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則可使也重不可起輕重無實則輕不可起輕重有齊重以為國重者不限則以為國輕以為死以道使輕可以致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人散故國適貧而用適不足也毋全賞好德惡亡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亡所使者乃常人若此者敗亡之道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下合同人皆樂推故無私怨也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故無私害謂貢楚苞茅之比也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令忠以義

（雖強必德之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令敬以哀雖弱必免也）強弱不犯則人欲聽矣（犯雖輕弱則人違之）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自後大國禮之何仁之為也）加功於人而勿得（施功而不求於報也）所橐者遠矣（橐貨而匱民者當遠之也）所爭者外矣（交爭無禮者當遣之外也）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偏故內怨起之）與大則勝（能親與大國故得勝）私交眾則怨殺吏吾也（使君私交者吏吾之由故恐眾怨而殺之）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財食足則外內之患忘也）君臣之際也（君臣

非有骨肉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萬人以寧故曰神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故事也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以義際君無愛敬故也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為仇敵故不可不謹之也賢不可威威賢則邦國殄瘁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可留之於彼身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鬲之汩也姦凶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甚易猶水之在鬲以烹之食事亦不擾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聚之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為君致

死者則君量若湖水之大無不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貝之為也人必去而不令之逐神而遠熱交觶者不處兄遺利君之於人也使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觶祭祀不敢留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嚴莫與大誰敢窺覦之哉夫事左謂人君行事不得正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戈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戈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不能用賢道為已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畏敬事之所謂陰陽不測之者也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施地化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留得故動化其

故以就其新然亦循故之時周而復始無所易之也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謂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能常保其尊高而不崩壞者也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得人則衆歸之故雖卑不可勝是故聖人重之謂重天也人君重之謂重君也故至貞生至信至貞正也謂正心生則至信生而應之也言往至絞生絞謂急言私已令空以言往而無其實則至絞已言生而應至自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絞來皆有因而然故曰至自有道不務以文勝情以文勝情情彌虛也不務以多勝少少是能正衆非故多不能勝之不動則望有廧君子儼然不動則望者如牆焉旬身行旬均也君子身行必令均平正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理國之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

也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畏輕躁之人安有所變也者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流弊天地之極理善莫大焉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能隨神化而起王有天下其所運用則不可以常道格之其富饒取類於山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尚能用之則明無不用如此者可謂通靈合契與神往來也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一日違衣食生理或幾乎不全也親戚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以結其恩意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人者難靜而易擾故聖人處立其上常有戰兢之心畏難之也人死則易云死者無所為不憂其為亂故易云也生則難

合也生者有利欲之心合而無防或生姦謀故難合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賴以為賞頻再為之則人以為常謂至此時必當有賞頻三為之則以為理固當然無懷愧之心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之以為俗無過厚之患也久之則禮義久而一行厚賞則人荷德而懷恩此禮義之正者也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承當君上必行之賞也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下既不布上賞則專意於市故商人皆移來入國也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隨利往來故不擇鄉又不擇君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出國唯從利焉其入國遇寇難則恇怯而苟免不為君城守也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雖不為國用亦有利於國

猶山林也隨取而得其利則當容受而取其利也市廛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衆聚喧囂尤多塵埃今使工商二族依之以為本此亦處物之宜也故上侈而下靡得商賈之利故上侈下靡而君臣相上下得商工之用故依之章著上下之儀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相親則情公故不私藏財然則貧動肢而得食矣肢棘者所為擁塞也農人貪商賈而動者則多肢塞其幸者但得貪食而已無餘利也徙邑移市亦為數一其有田邑之人今移於市此亦為費數而得一耳也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理可言不對曰魚鼈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是不聽於天也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則有

餘不從聖人而求之也豈云哉能自理則雖聖人不能致自斯之外何可云者夷吾之聞之也不欲強能材能之士心不慕己勿強引之也不服智而不牧士之材智上不服則勿養之若旬虛期於月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匝一月曰期津明潤貌君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虛而任數自期以來日既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數理足自明人但虛懷接物賢才自至亦猶是也故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阨而服之至人所與則薄而少之如此則必自來其理可言也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人則與無所簡擇可謂多所愛所愛多不當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兩者謂不擇取與不擇而取寧

不擇而與用此以為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不方之政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也靜謀也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道齊整肅然以此為行也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晦明藏用若無所能故不可進取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為謀幾理之動唯應所感也再殺則齊一殺尚有參差必再殺然後可齊文王再駕伐崇武王再伐紂也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歷數之運將陟帝位也陽者進謀已下公問之辭也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歷運之謀崇替相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離乃理之不可已者也

春夏為合秋冬為虛春秋冬夏之勝也若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而成歲有道之伐無道亦猶是也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絕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強殊絕於衆然後應諸侯可以取天下之交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以神禮事也以神事鬼謂依時而享鬼也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雜槖刃焉雖用智運謀亦須威以成之故曰雜槖韜也其滿為感感則物應故滿也其虛為亡亡則物散故虛也滿虛之合有時而為實滿時為實也時而為動虛時為動散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假貸萬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

厚謂過於寒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夏有極熱冬有極寒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也當知二至之寒熱也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寒熱之虛為時令以順之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其萌芽內發欲生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有時可以決斷罰罪之事也將合可以禺其隨行以為兵禺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寒涼方至將凝合初見其禺隨此時而行可以為兵威也分其多少以為曲政兵之所由各有多少隨其多少委曲為政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薺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葶藶是也從其宜則酸鹹和焉謂從四時之宜

以酸鹹之味和而食焉若春多酸冬多鹹是也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酸色青鹹色黑青聲角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視知歲之豐荒也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達政事贍足於人使修常道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出之處設法以禳之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當應之以精識其祥不弭當受之者須預有所防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唯守正以應之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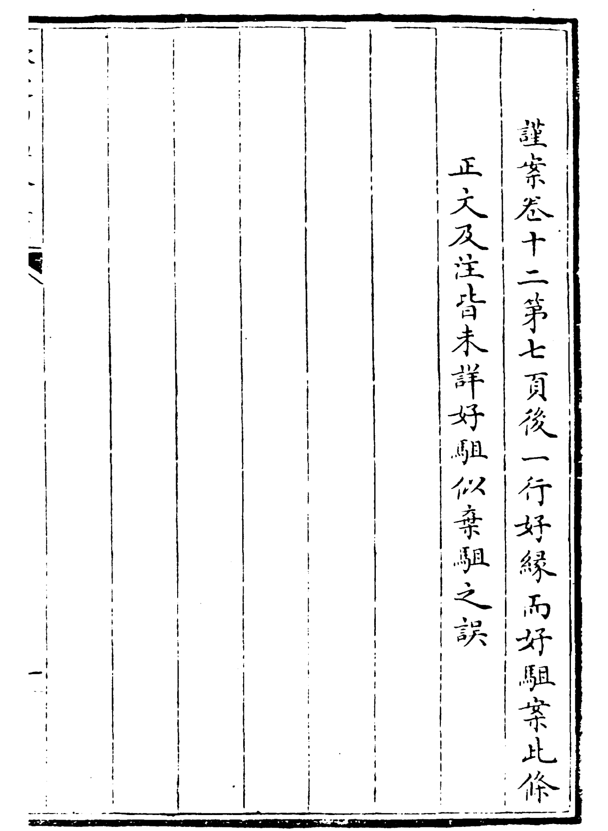
時也其時之氣不能必則為沮敗也其亟而反其重陔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其為沮敗也或纔有形而違反者或遲重滯凝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形有變也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默而無形聲如辭言之靜者至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治動災之餘氣潛然發動愛憐之氣已潛然而哀則氣候之動難知者也故曰胡得而治動自沮平已下公問之辭對曰得之哀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哀敗之時立分位而觀察之怡美然後有煇怡深思貌謂深得其美理然後情魂恍而貌煇然也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災氣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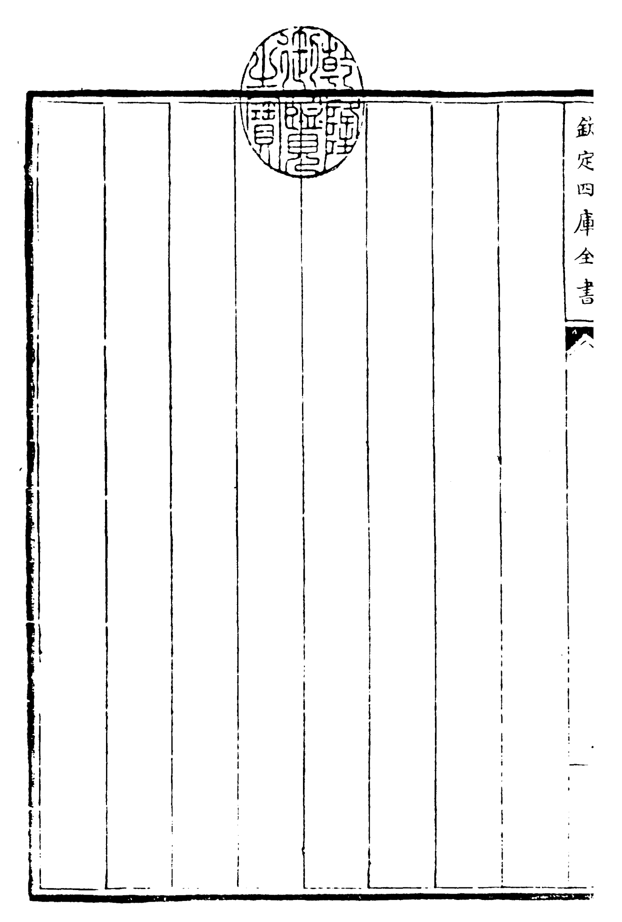
召則修德於心以禳之其凶殺之至必有以待之　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災而德禳或滿而樂或虛而哀也　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爲其無位不能相用問運之合滿安臧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書之所記三王夏殷周然於八帝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獨少則以不爲位以觀災處氣又不用公問自今之後運之合滿何所藏隱可得知之乎　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管氏對曰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聶其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分崩鬼神之祀絶矣　周鄭之禮移矣禮移則俗變也則周律之廢矣周之法則壞矣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戰爭廢於農事稼穡之地荆棘生焉故草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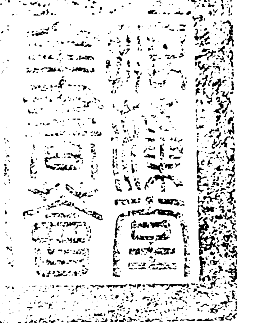
移變於不通之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眾亂則聲服俱變則臣有依駟之祿依稱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養駟馬及其受祿又以稱之婦人為政鐵之重反旅金君幼則母后為政鐵者所以為兵器當重之謂下流卑識不重鐵反旅陳於金而玩之者也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多鹹苦之味者婦人之所好則人君日退亟既使婦人為政則百度昏君之退衰也豈不亟急哉人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所應祭國之稱號亦更矣市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國號視之亦變旌麾之屬目視而取節令變矣觀之風氣古之祭有時而星或祭星以祈風氣之和者也有時而星熺熺星

之明或有祭明星者有時而熰熰熱甚也謂旱熱甚而祭有時而朐朐遠也或遠而為來歲祈福而祭之也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故廣為祈福祥而祭之調陰陽為物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作美號若花落之茲物益其光輝是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樹物也

管子卷十二


謹案卷十二第七頁後一行好緣而好駔棄此條正文及注皆未詳好駔似棄駔之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管子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臣王杰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六十五 子部

管子卷十三

唐 房玄齡 註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九身之運為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處常能順道則九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故曰

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下事得母代馬走使盡其力母代鳥飛使獘其羽翼母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獘翼而終竟不能盡以喻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與人竝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嗜欲神則入而舍之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亦喻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智者虛心以循理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外虛心用之他毋從而奪之也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求之智終不知其處而得之也

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亦無從而求之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有宜也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疎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為一者乃殺戮禁防之此法之用也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則有理存焉如欲說之無緒可言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既絕四海之人誰有能知其則義哉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虛順地而靜

則道德全備故不可伐也潔其宮宮者心之宅猶靈臺也開其門門謂口也開口使順理而言下解中門謂耳目也去私毋言謂無私言神明若存宮潔無私則神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自理也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忘強與智然後所謀立能適而盡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物所以稱聖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無事為紀殊形異埶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君人者必殊形異埶與物同理故可以為天下主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若不惡死雖殺無益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懲也是以君

予不怵乎好怵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下解中作怵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智則事自去過在自用自用不順理則生過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舊章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寂泊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靜因之道也凡此皆虛靜循理之道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以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前修之制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形勢之屬皆間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編校之日謂為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

之類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為故能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凡為其所能無不誠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趮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為躁君故人主立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

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竝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生也言所稟而生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虛自行故通而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知彼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具則不得知彼修之

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此既修則彼不能虛誑者無能藏隱故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循理而自求也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𧼈𧼈逆也無所位𧼈故徧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同故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為道舍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生由稟道之精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得道之精而然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者道也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之謂德也故道之與

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先後之異故曰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能不別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理可間者則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分明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道者事從之而出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

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者理之至也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則應物故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者因舊故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為故無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囿也不知深淺之囿城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

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虛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人有所為故聖人得不應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為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後名非因而可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之也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有所立也務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

者也凡所運動心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故異也無異則虛異於有故虛也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體虛故為天下始也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入於惡故失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為好所怵故忘其惡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舍己而隨物故曰因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

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仵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於營生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故曰因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形自正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中

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能誠至心事自理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矣故萬物盡得其理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以逆順故能昭知天下自近以及遠通達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賄則官亂也毋以官亂心健羨太甚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則內德也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故曰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之宜者也充不美則心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心亂而不自得也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枉故人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

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爽故天下之理不傷也）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焉直莫之亂則是理矣）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自端證知遠事也）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迪吉從逆凶豈勞卜筮而後知乎）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已分）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問人致惑故不問而自得也）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誠已思而不得非必有鬼神來教）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令有精極難思之極則神不

得不教豈鬼神能致其力也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鬼神來教謂之精一事能變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而動之謂智也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或占慕之或選擇之欲令其事齊等也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而通之我之所由令極於變通之理應物者也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潔故不亂極變而不煩極變以順物宜故不煩也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一謂精專也既精且專故能君萬物也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為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物不為裁而使已也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是國安心治是國治也聖心治是國治治也者

心也安也者心也理與安一在於心然後國從也治心在於中理心在於適中也治言出於口則無口過治事加於民則無枉事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非理而何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此之於道猶為末功物不能離道無不操違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則道為人本豈不至哉至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者虛之道也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為天下主必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弃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若亡也援而用之殁世不

三道無形也無形則無盡時故沒世不三也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無變移之時人能正靜者筋肕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故筋骨肕強也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後能戴大圓鏡大清者視乎大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功立故其德日新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遠通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為物彌精心之為用彌明故比心於金中苟有如金之心則徵見於外不可隱匿之也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形容或在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君

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故以言焉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以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為心本也故貨刑為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其主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能節怒守禮莫若敬禮者敬而已矣故敬能守禮也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循察故能反其性豈無利事哉

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有利事安處茂不足資也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又有靜正之心也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形意感其事然後呈形形然後思有形則理可尋故思之也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故能知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猶泉之有源其可竭哉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道表裏無擁故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若能令用之被服四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物故能窮於上下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有以靖為宗靖則思慮審為建事之宗以時為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為事寶也以政為儀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為儀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當也道也故皆不為之也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事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則舉無不違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

若此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則其形可索也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名自形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生理或有不全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冬不為松柏不凋輟其霜雪夏不為薺麥枯死止其雨露也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放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露故萬物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故天下清而百姓蒙利也是故萬

物均既誇衆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且衆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正音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名法備則事無闕滯故聖人無事也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度弛紊也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壅塞也知時以為度事非其時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兵本其人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賞賜必反於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師克在和也德之來從於身

修身則德立也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鬼祐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兵不義而還自害故不可强而驕者損其强弱而驕者亟死亡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則又其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強而卑義信其強信音申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弱弱則卑也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強強則又驕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理纔用於一人天下行之不聞不足無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者道也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左者出

者也左為陽陽主生故為出也右者入者也右為陰陰主死故為入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月事已從而成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則吉違道則凶豈須卜筮而知乎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寬閒徒然而居能致令名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為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默然無名也能者無名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閒暇若無事然也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載之所堪然後當量而出之也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

乎弱無弱乎凡此皆謂為而忘之者也故曰美哉茀茀茀茀興起貌謂能為而不為有契於道如此則功美日興故曰美哉茀茀故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為中乃是有中也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之損折中者其唯忘中乎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君弃功名則與衆不異同於物者誰能害之也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弃功名則無所成名無成有貲其成也能貴無成乃是成也有成貲其無成也若其貴成乃是無成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謂月巨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者也

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己乎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勸非之不沮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善惡自清也無以旁言為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旁譽之言以為事成功無聽其利口之辯言悅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美之與惡終自顯見也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設於下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雷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

搖之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誰使然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風瀰乎天下滿風之洒散滿天下也不見其塞風無壅塞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熱者遇之則清也知於肌膚惟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則不得正時薄乎其方也謂遇方則為方⿰𠦝孚乎其圜也⿰𠦝孚復貌謂遇圓則為圓也⿰𠦝孚⿰𠦝孚乎莫得其門雖復圓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手目足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則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

或生亦神為之主 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 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於各死其鄉則無不均也 置常立儀能守貞乎 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儀則而勿失者可謂正乎 常事通道能官人乎 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違於道如此者可以官於人 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 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之猶有惡薄而不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者然後化而通之也 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 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以耳事物之至或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 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 名聲之至耳聽之內流於心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性之敏惠故可以德義告諭也 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

也不發不凝所謂頑鄙者也故不可告諭也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之可也謂人可誘令至於所欲至如此者存之教故教存亦可教之亦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浪則能濟舟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宜則神與之福祥也事有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可常者若無適然若有適觿解不可解而後解雖時有適潛默周容人莫知其由然結必待觿而後解觿所以解結也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容若結故不能知其解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為善乎則人以我謙退無所舉欲為不善又恐陷於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為物所信則止矣此言可以為善不善之取也

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愕愕守正者忘天下故不憂也刺刺者不以萬物為筴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智當操求物理而經營切為策也孰能弃刺刺而為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忘德者佚而歸之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同衆心然後出之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為之故矣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何知雖謀之常曰何謀此慎密之至又曰何謀此慎密之至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於彼故自來自知曰稽自知則能考彼矣知人

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同不以和濟同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自知能稽知人能濟
所謂道也若此可為天下之周慎也內固之一可為長久適可以知內自固之則長久
論而用之可以為天下王既固於心度時論用如此可以為天下王天之視
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天道故視天能精之也四壁而知請四壁周禮所謂四珪有邸者也
祭天所奠也同邸於壁故曰四壁既能知天則祭以四壁而祈請其福祥也壤土而與生天既
降福故壞土為之生百穀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
唯所欲適天地之應聖人亦猶是也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
曰篡也臣代於君必是篡奪而取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臣代君則非

纂也謂之纂之豈能使紂之衆前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為纂者則以紂恃其辯巧自異於物逆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衆同道何武王之敢窺哉雖欲伐之故得纂名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矜名故王道狹也臥名利者寫生危臥猶息也寫猶除也息名利則除身之危能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周其智於六合則神傷竭故於其生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覆故危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天下則花揚而實喪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未有能名身俱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

仕任滿盛則敗亡故不可任其仕也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家則與之俱亡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危亡及己也道之大如天無不覆也其廣如地無不載也其重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為重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也弃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己而望之於人終無得時故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知己情則能自保其身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遍六合之種一一考之於身身皆備之則何須弃身而遠之也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知可行之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行

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生全故曰乃知養生左右前後周而復所行身之道或從左右或從前後行之既周還復本所也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將來可行之理敬而迎之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理必道而來從也無遷無衍命乃長久理既從道而來但導而行之無遷移無寬行動而為之則命久長也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則形全性順故能相保也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責生之往來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性命之理得也故曰吾語

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極謂天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惜於人而不與之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管子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六十六

管子卷十四

唐 房玄齡 註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菀囿城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脈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

也淖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之則白如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概注於器滿則止不可加剩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為室王以卑為器也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為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為五色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不平也故為五味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

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能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故為得失之質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漢故水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揉金於水山石之穴或有溜泉焉集於諸生諸含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不知其所故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之度華得其數得其榮落之數實得其量得其生熟之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反其常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

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相適近理各自通如此知也堅而不蹙義也蹙屈聚也如此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竝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摶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之辭也子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為符瑞九德之故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胚渾初疑類口所嚼食也曰五藏

五味出於五藏後也 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膈膈在脾上也 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革皮膚也 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 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為人也

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亡也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眇悠遠而暗冥故能存亡而為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於萬物識禍福之正也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藿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也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

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水不絕之也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蟡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蟡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

伏闇能存而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蝸與慶忌故人皆服之 謂服用水 而管子則之 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 人皆有之 莫不有水 而管子以之 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 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 言水無理不具也 萬物莫不以生 得水以生 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 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 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 以水道廻復故令人貪以其躁速故令人麤勇也 楚之水淖

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佚清則明察故人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多所漸入故疾垢也秦之水泔㝡而稽於滯而雜最絶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絶甘而味停留又泥於沈滯與水相雜也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泔而稽故貪戾以其滯雜故誣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於墆而襍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滲溢而無光也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詐以其於雜故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沈故愚戇而好貞萃雜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輕勁而

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故好正也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當水而知故水一則人心正一謂不雜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汙人心既一故欲不汙穢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察其所致改革以順天道之來也五漫漫六惛惛孰知

之哉漫漫曠遠貌惛惛微暗貌五謂每時之政其理曠遠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既漫且惛故知之者少也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則為明也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天福也使不能為惛既使不能所以為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惛忘則動皆違

理故受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貿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上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恃其功勞故肆直也為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以驕悖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為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為緯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為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蠢而生其氣曰風陽動而陰寒為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暢骨亦木之類也

其德喜嬴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長嬴為發生之節也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獘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獘敗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為宗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梁也修溝瀆甃屋行水甃者使之行水也修屋壞時方溉灌依次行而用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也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為德也星者掌發為風掌主也主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來之故雕落也行秋政則霜秋霜降時也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

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人之逃亡者還復之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封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麑夭毋蹇華絶芋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死不絶之也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為日也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之氣也陽生火與氣陽為鬱熱敵蒸故為火氣也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逋罪修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

故行恩賞以助之也九暑乃至（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育為德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以土火之子故也而統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土王在四時之季與之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遍益其生植之力）土生皮肌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生故和而用均也）中正無私（位居中正無偏私）實輔四時春嬴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上之四時皆土之所輔成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輔四時使均成然後寒極而成歲國昌民服）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歲之德也）日掌賞賞為暑（得賞則熱熱故

為暑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交故為雨夏行春政則風風主春故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故凋落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墳瘀之處開通之也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辟開也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禦盛陽之氣毋扱免禁扱衽免袒者亦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漏之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罝設禽獸謂設罝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日交會也

秋陰陽適中故為辰其時曰秋秋揫也時物成熟揫斂之其氣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實故生金為爪甲也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憐為德靜正陰之性也嚴順謂德雖嚴然順時而為之也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敢為淫逸過失也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有武幹人當賞之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之材當收聚之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斂出師故聚業人無懈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之則得其所欲也我信則克我既誠信故能克敵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姦邪為德也辰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閉藏故為陰

秋行春政則榮（春發榮也）行夏政則水（夏多水涼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邪故禁之）圉小辯鬬譯跽（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為鬬訟者皆當禁圉之也）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故藏五兵之刃也）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坼（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閉藏故令補缺塞坼也）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曰月（北方太陰故為月也）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冬之氣也）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血亦水之類）其德淳越溫

怒周容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質為德越散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恤嗇故令散施為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温周容者衆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徙令為靜止也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罪為德也月掌罰罰為寒罰則殺物故為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靁夏雷雹行行秋政則旱謂冬氣旱旱也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獨孤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

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茍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遬至賊氣遬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此三者而已）日掌

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與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為故能生賢也）道

生德法道則成德也德生正德修則理自正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鄉方也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異故曰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為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者死失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無違失其理必敗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三政執輔執月三之政輔行已德也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充也充謂人力能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人既奉法則以禮義教之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則設官以守之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之則能立事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可與前王比隆終者九也既能與前王比隆可謂王道之終也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為夏至陰生至六為冬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為純陰之多也稟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

地也街猶陰陽多也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君長之也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制地欲以生息也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生萬物以總一統總持其本以統萬物也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已下可謂明天子修槃水上以待乎天堇堇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修以槃自平上待天誠也反五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視知向者不親也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觀知地位之尊卑也貨曋神廬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隅曰曋言祭神廬之時或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復

以日次陽之所以為精祥也如此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嚮祐則風雨得其常也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而常經不失也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鍾以播其音音之高下皆法人情律法也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得人情則物理極極於物理可謂有德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天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用之也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歷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又經緯星歷之節氣視知其離絕也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上陰陽天地之道

然後所行不失也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兆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參問曰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廩以給人也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土師即司空也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謂主徒衆使務

農也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爲司馬主兵馬以出征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李獄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黄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也以政五鍾作五聲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黄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黒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日既至睹甲子用木行御

時也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總別列爵謂總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陟也賦秘賜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牙區別而生也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卵皃菱芡也皆早春而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得不及時也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土擁其本不癘雛鷇癘殺也雛隨母食者不夭麑麇毋傳速麑鹿子也言夭傷之亡傷繈褓繈褓之嬰孩無得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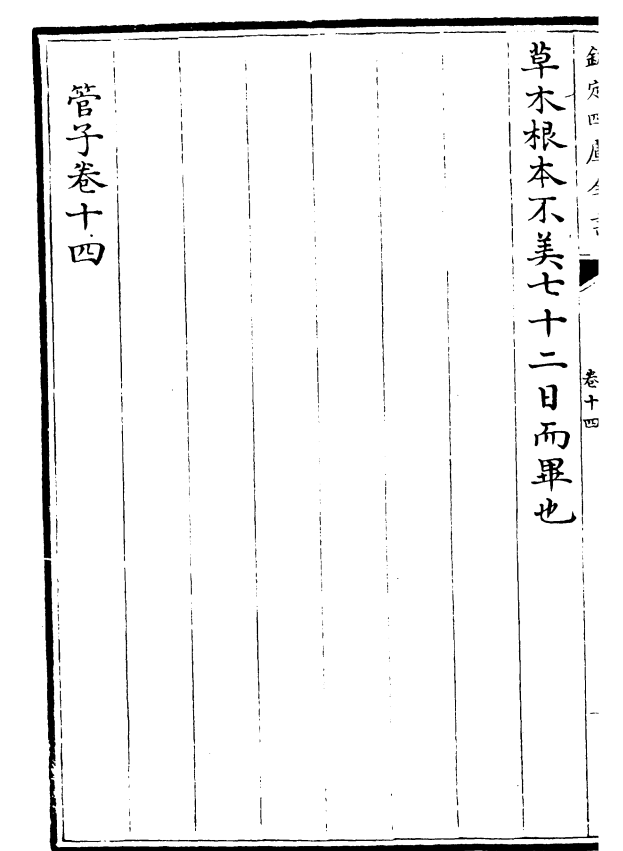
十二日而畢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之官也令掘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藏中委積物當發用之即以充君之賞賜也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出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二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命司徒御理夏政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太陽用事時方長育故

無所誅戮無責正以助養氣也農事為敬夏時農事尤盛順而敬之也大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寬刑死緩罪人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遵也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為厚順不逆時氣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圈圖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熟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霤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

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謂立什人之長為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斂也然則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環炙實貌方秋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寒露而潤之陰陽更生故地氣交競而炙實五穀鄰熟鄰緊也陰陽氣足故緊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撊瀆盜賊撊謂遮禁也羣

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不足則撊防盜賊以助其閉藏之氣也數剝竹箭言數剝削竹箭以為矢也伐檀柘伐檀柘所以為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賢天地之所閉藏也賢天地閉藏故收獵取禽以助也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膭膭謂胎敗潰也䑇婦不銷弃䑇古孕字銷弃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堅則根本美凡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致也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己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

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夭死也厲疫死時當寬緩而乃急故有旱札疫之災也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宫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宫室以動亂之故君有危亡之禍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危故其臣死七十二日而畢土王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歛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贕䐈婦銷弃



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管子卷十四